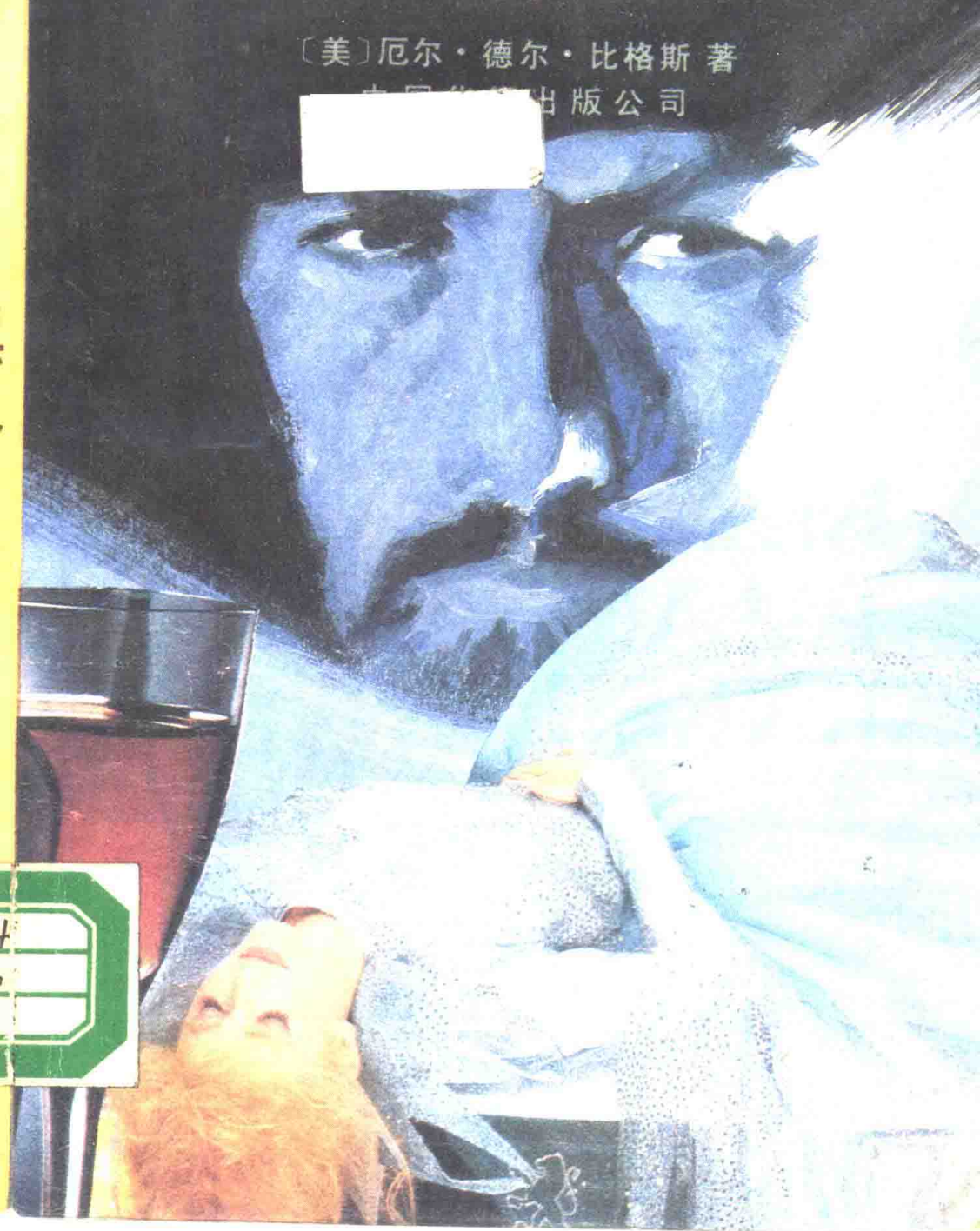


· 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 ·

黑骆驼

[美] 厄尔·德尔·比格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

黑 骆 驼

【美国】厄尔·德尔·比格斯 著

赵振宇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根据美国阿芙纳尔图书出版社

1981年版译出

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

黑 骆 驼

〔美国〕厄尔·德尔·比格斯著

赵振宇 译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9.25印张196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0074-008-0/I·07

定价：2.90元

目 录

第 一 章	面临抉择的时刻.....	(1)
第 二 章	海滩上的房子.....	(21)
第 三 章	送给谢拉·费恩的花束.....	(37)
第 四 章	躺在门口的骆驼.....	(45)
第 五 章	穿大衣的男子.....	(56)
第 六 章	雨中烟火.....	(69)
第 七 章	手表的奥秘.....	(81)
第 八 章	海滩流浪者的鞋.....	(94)
第 九 章	重要的十八分钟.....	(108)
第 十 章	丹尼·梅奥送给谢拉的戒指.....	(119)
第 十 一 章	檀香山的午夜.....	(131)
第 十 二 章	“我不会受人愚弄”.....	(139)
第 十 三 章	“请给我一些时间”.....	(149)
第 十 四 章	凉亭窗户.....	(160)
第 十 五 章	“两杯桔子汁”.....	(172)
第 十 六 章	告诫之言.....	(184)
第 十 七 章	丹尼·梅奥之死.....	(196)
第 十 八 章	茅塞顿开.....	(208)

第十九章	塔内弗罗的帮助.....	(219)
第二十章	神秘帷幔的一角.....	(231)
第二十一章	神秘之王.....	(240)
第二十二章	隔墙有耳.....	(256)
第二十三章	利害攸关的椅子.....	(267)
第二十四章	真相大白.....	(283)

第一章

面临抉择的时刻

太平洋是最孤寂的海洋。旅行者们航行在涛涛的洋面上，觉得船就象迷失在海天一色无边无际的世界里似的。但是，如果船从南海环形珊瑚岛驶向加利福尼亚海岸，他们会突然发现一幢远离城镇的孤零零的房屋。

这是七月里的一个静谧的早晨。天刚破晓，那幢孤零零的房屋，便映入了“海洋”号船上人们的眼帘。远处，那褐色的山峰在薄雾中虚幻似地从洋面上出现，使人难以置信。然而，船越向前驶，山峰的轮廓就越显得真实可信了，直到最后，凭栏远眺的人们都激动地辨认出了夹有深色褶皱条纹的浅绿色的奥阿胡岛。

轮船摇摇晃晃地向海峡口驶去，那里屹立着戴蒙德火山口，它宛如一头蹲伏在海上准备跃起的狮子。从形体上看，这个古老的比喻似乎很贴切，但它想真的跃起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火山口很久以前就感到，凭冲动行事是徒劳无益的了。

甲板上，一位女旅行者佇立在右舷栏杆旁，凝视着怀基基弯弯曲曲的海滩和半隐在阿洛哈^①塔后面簇叶中的檀香山

^① 夏威夷语中“爱”的意思。——译者

白墙。她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窈窕动人的女子，在从塔希提岛开始的炎热而单调的旅途中她一直是同船的旅客们注意的目标。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人们也会一眼就认出她来，因为她是蜚声影坛的明星谢拉·费恩。她的名气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或国王相比。

“她是一项了不起的财产”。在过去八年多的时间里，影片推销商们曾这样赞誉过她；而如今，他们却开始摇头了。“她已经不怎么样了，正在走下坡路。”处于黄金时期的少男少女们，有朝一日也会象那些扫烟囱的人一样——最终自己也将被烧为灰烬。这是电影明星们夜不能寐时会想起来的事情。近来，谢拉夜间睡眠不好，她双目注视着平静的坦塔罗斯^①和他周围由朵朵轻云组成的光环，眼睛里充满了悲哀和渴望。

这时身后甲板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掉头一看，一位宽肩阔背的漂亮男子正微笑着向她走来。

“哦，阿伦，”她说道。“早晨好吗？”

“我有一点儿焦急不安，”他说着走到了谢拉·费恩的身边。他的面庞从未被弧光灯照射过，也没有化过装，上面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热带的骄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青铜色。

“旅程结束了，谢拉，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手放在谢拉的手上。“你感到遗憾吗？”

她犹豫了片刻。“是的，相当遗憾。要是我们这样继续

① 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译者

航行下去，我就不会在意了。”

“我也是。”他用英国人一见到新港口眸子里就会自然出现的明亮的眼神凝视着檀香山。轮船在海峡口停下了，一艘载有海关人员和医生的汽艇快速地开了过来。

“你没忘记吧？”名叫阿伦的英国人转身问谢拉·费恩，“我的旅程还没有结束呢！你知道我今晚就要在这里和你分手了。今天午夜，我还搭这艘船离港。临走之前，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

她点点头。“在你离开这里之前，你会得到我的答复的，我答应你。”

他盯着谢拉·费恩的面孔琢磨了一会儿。看见陆地，不由得使她心潮起伏。她是从船上的小天地回到这个她期待被人崇拜的大千世界的。她原先的镇定，消沉和平静都不见了。她用鞋底轻轻地敲着甲板，眼睛里燃烧起不安的火焰。此刻，一种骤然袭来的惧怕压倒了阿伦，他怕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刚结识，而且崇拜的这个女人会永远地从自己的身边走开。

“你为什么还要等呢？”他大声喊道。“现在就给我回答吧。”

“不，不，”她不同意。“不是现在，而是在今天晚些时候。”她侧过头来向汽艇扫视了一眼。“不知道汽艇上有没有新闻记者？”

一位身材魁伟、长相俊美的青年急匆匆地向她走来。他没有戴帽子，一头乱蓬蓬的金发在微风中飘动，他那周身的活力俨然是对气候的一种挑战。

“喂，费恩小姐，还记得我吗？你去南方路过这里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面。我叫吉姆·布拉德肖，在旅游局工

作，同时兼任新闻广告员。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爱——这个美丽的花环可以证明。”说着，他把一个花香飘逸的花环挂在费恩小姐的脖子上。这时，那位被她称为阿伦的男子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谢谢你的好意，”谢拉·费恩告诉吉姆·布拉德肖。

“当然，我还记得你。你见到我似乎确实很高兴。”

布拉德肖粲然一笑。“我——再说，这也是我的工作。我就象一块铺在夏威夷门口的脚垫，浑身都写满了‘欢迎’二字。夏威夷热情好客——我必须保证我在广告上说的话都能兑现。我——嗯，请相信我，我对你这样并不算过分。”他注意到费恩小姐的目光正在他的身后搜寻着什么。“噢，对不起，所有的新闻记者似乎都还在梦乡里呢。你也不能责怪他们，是椰林中清爽的信风的飒飒声催他们入眠的。告诉我你在干些什么，我一定设法使消息见报。你在塔希提岛上拍完《南海》这部片子了吗？”

“还没有完，”她回答说。“我们留了一些镜头在檀香山拍。在这里可以生活得更舒适些，你是知道的，外景也美……”

“我知道，”布拉德肖高声说。“这里有芳香馥郁的奇花异卉，花繁叶茂的树木，青翠欲滴的小山，如洗的碧空，似絮的白云——整个儿象是在热带地区所做的一场春天的梦。怎么样？这一段话是我昨天写的。”

“听起来很美，”谢拉笑着说。

“你将要在檀香山呆些日子吧，费恩小姐？”

她点点头。“我已派人叫来了我的仆人们，”她说道。“他们为我在海滩上租下了一幢房子。在旅馆里，我感到闷

得要死，而且人们总是盯着我。我希望这是一幢大房子……”

“那房子是很大，”布拉德肖打断了她的话。“我昨天还在那儿的呢！他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在就等着你去了。我见到了你的管家，还有你的秘书朱利·奥尼尔。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是在哪月找到象她这样的秘书的？”

谢拉嫣然一笑。“噢，朱利可不止是一位秘书，她有几分象我的女儿。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儿荒唐，因为我们几乎是同龄人。”

“是这样吗？”布拉德肖自言自语地说。

“朱利的母亲是我的亲密朋友。四年前她去世的时候，我收留了那孩子。人必须偶尔地做点好事，”她谦虚地低头看着甲板，接着说。

“当然，”布拉德肖表示赞同。“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被选进童子军了。朱利曾对我说起你待她如何的好。”

“我已得到她足够的回报了，”谢拉说道。“朱利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孩子。”

“可不是吗！”布拉德肖尽情地说。“要是我身边有一本诗韵词典，此时此地，我会参照它给你把那女孩好好地描述一番的。”

谢拉·费恩的目光突然注视着他。“但是，朱利是两天前才来到这里的啊！”

“是的，我也是两天前才到的。我乘飞机去洛杉矶，回檀香山时是和她乘的同一艘船。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次航行：月笼轻纱，银波粼粼，还有美人作伴。”

“我得查一查这件事。”谢拉·费恩说。

此时，有两位旅客来到他们面前：一位是倦容满面，象是幻想破灭了的男子，他的衣着使人联想到好莱坞大街；另一位是打扮入时、芳龄二十岁的少女。谢拉搁下话题，开始向他们作必要的介绍。“这位是旅游局的布拉德肖先生，”她说。“这位是在我的新片中担任角色的黛安娜·狄克逊小姐，这位是在同一部影片中扮演男主角的亨特利·范·霍恩先生。”

狄克逊小姐的精神顿时焕发起来。“檀香山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到这里来总使我的心灵受到震颤。多么奇丽的风光啊！”

“布拉德肖先生在这方面是个行家。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了。”谢拉·费恩说道。

“我的看法能得到别人的肯定使我感到格外高兴，”布拉德肖欠身恭敬地说。“尤其是得到这样一位迷人的小姐的肯定。”他转过身子对范·霍恩说，“我曾在电影里见过你。”

范·霍恩玩世不恭地笑了。“谢拉已经告诉你有关我们新创作的史诗般的作品了吧？”

“她没谈什么，”布拉德肖回答说。“你得到好角色了吗？”

“我演的总是好角色，”范·霍恩说。“我相信我的表演是不会妨碍影片将来获得好评的。否则，许多主要的电影制片厂就得关门了。我是一位海滩流浪者，你瞧，我正沉迷于这种生活，觉得很舒服。”范·霍恩接着说，“是这个皮肤黝黑、纯朴的孩子的爱拯救了我，改变了我的生活。”

“哪一个孩子？”布拉德肖茫然地问道。“哦，你指的

是费恩小姐。这听上去倒象是一个绝妙的故事——但不要讲给我听。”他把脸转向谢拉。“你将在檀香山拍一些镜头，我很高兴。这种事也使我们旅游局感到幸运。我还得去看看同船的另一位知名人士。他叫阿伦·杰恩斯，是一位富翁。”

“你刚才走过来时，正和我说话的那位先生就是他。”谢拉说。

“谢谢，我这就去找他。他在南非拥有金刚石矿，看来是一位腰缠万贯的人。你是知道的，在夏威夷，我们崇尚艺术，但是当钱出现在港口时，我们也是会真诚地表示欢迎的。再见吧，诸位。”

布拉德肖走了以后，三位影坛人士移步来到船舷。

“瓦尔向我们走来了。”亨特利·范·霍恩说。

他指的是正沿着甲板快步走过来的谢拉的最新一部影片的导演瓦尔·马蒂诺。这是一位灰头发的矮胖子，他身穿洁白的衣服，打着一条火红色的领带。他那张与领带的色彩几乎相同的脸庞表明：他对血压和忌食这等琐事是从来不关心的。

“喂，”他说。“我们到达目的地了。感谢老天爷，我们在塔希提的拍摄任务完成了，从现在开始，就要在这个岛上继续工作。刚才和你们聊天的那一位是记者吗，谢拉？”

“你所说的不确切，他是旅游局的。”

“我希望你刚才和他谈话时高度赞扬了我们的影片，”他继续说道。“你知道，我们需要利用一切机会为新片作宣传。”

“哦，让我们忘记影片吧。”谢拉有一点儿厌烦地说。

“海洋”号缓缓地靠近了码头。只有少得出奇的一堆人等候在岸上，谢拉·费恩兴致勃勃地、然而又带有几分失望地注视着他们。她原以为前来迎接她的会是一大群穿着白裙子，戴着凯旋式花环的女学生们呢——这是她以前经历过的场面，如今不能指望历史重演了。再说，眼下也才是早晨七点钟啊！

“朱利来了！”她突然大声嚷道。“瞧，她在向我招手呢。”她也随即向朱利挥手致意。

“站在她身边的那个人是谁？”范·霍恩问道。“老天爷，看上去象是塔内弗罗。”

“是塔内弗罗。”狄克逊小姐说。

“他来这里干什么？”范·霍恩觉得奇怪。

“也许是因为我派人叫他来的吧。”谢拉·费恩说道。

一位娴静的黑色装束打扮的女仆来到她的身边。“有什么事吗，安娜？”谢拉·费恩问道。

“小姐，海关的人要检查每一件行李。您最好过去看看，他们好象要和您说话。”

“好吧，我去一下。”她随女仆走进了她的舱房。

“你知道吗？”范·霍恩问狄克逊小姐。“谢拉·费恩派人老远地从好莱坞请来了那位假冒的水晶球占卜者塔内弗罗。”

“你说‘假冒的’是什么意思？”狄克逊小姐问道。“塔内弗罗简直太神了。他把那些有关我过去的最令人惊奇的事说给我听，也告诉我关于未来的事。我在作任何决定之前，总要先和他商量。谢拉也是这样的。”

马蒂诺不耐烦地摇摇头。“这是一个蹩脚的丑闻，”他

大声地说，“你们好莱坞的大部分女人对伏都教徒^①都这样狂热，把你们的秘密都披露给他们，有朝一日，他们中的某一位将发表回忆录。到那时，你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当中有少数人试图把占卜这一行提高到有尊严的层次上来。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没有用，亲爱的朋友，”范·霍恩说。他望着站在岸上的又高又瘦的塔内弗罗。“可怜的谢拉，在她的这种信仰里也有一些相当感人之处。我想她要问塔内弗罗，她是不是应该嫁给阿伦·杰恩斯。”

“当然，她会问的，”狄克逊小姐点点头说。“她想知道和杰恩斯在一起是不是会幸福。在杰恩斯向他求婚的第二天，她就给塔内弗罗拍了电报。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婚嫁可是一件严肃的事儿。”

马蒂诺耸了耸肩。“如果她要问我，我会马上预言她的未来。她的影坛生涯几乎就要结束了，她自己应该是有数的。她的合同还有六个月就期满了，我碰巧知道合同不会再续签了。请严守秘密，你能理解这一点。我看得出来，她把乘船作一次长途旅行和出国拍一部影片当作息影的开始。她最好在那位钻石大王改变主意之前赶快抓牢他。而现在，她却要找塔内弗罗干蠢事。你们这些人是不会成熟起来的。”他说完就走开了。

入港手续很快办理完毕，轮船靠了码头。谢拉·费恩第一个走下跳板，她的秘书热切地向她张开双臂。朱利年轻，冲动，不谙世故，她的喜悦是真诚的。

^① 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等地某些黑人信仰巫术的教徒。

“房子都收拾好了，谢拉，它很引人注目。杰索普等在家里，我们找到了一位象魔术师一般的华人厨师。汽车停在那里正等着你呢。”

“真的吗，亲爱的？”

谢拉定睛注视着朱利身边的那位男子，他有一双深陷的乌黑的眸子。“塔内弗罗，能在这里见到你，使人多么欣慰啊！我知道你是靠得住的。”

“我对你将一如继往。”塔内弗罗庄重地说。

人群里的喧闹声和混乱状态弥补了岸边人数的不足。女仆安娜忙着照管那许多行李箱和手提包，塔内弗罗看到了，前去帮忙。他的举止中没有丝毫的屈尊俯就，所表现出来的是在明星面前应有的那种优雅风度。

阿伦·杰恩斯和布拉德肖出现在人群里。布拉德肖上前和朱利热情地打招呼，仿佛他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从一个遥远的港口刚刚抵达似的。杰恩斯很快地走到了谢拉的身边。

“我可有点着急了，”他说。“我能在今天下午去你那儿吗？”

“当然，”她点点头。“噢，这是朱利——你听说过她。朱利，请你把我们家的门牌号告诉他。就在离凯拉卡瓦大街上的豪华饭店不远的地方。”

朱利把门牌号告诉了他，他对谢拉说，“我不耽误你了。”

“等一等，”谢拉说。“我要给你介绍我的一位从好莱坞来的老朋友。塔内弗罗，请你过来一下。”

塔内弗罗把几个手提包交给谢拉的司机，就立即过来

了。杰恩斯有些惊异地看着他。

“塔内弗罗，我要让你见见阿伦·杰恩斯，”谢拉说。

他们握了手。“很高兴见到你，”杰恩斯先开了口。他盯着对方的面孔，一种厌恶之感陡然而生。他感到自己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这不是他熟悉的肌肉的力量，而是一种神秘而又费解、更微妙、使人心绪不定的力量。“对不起，我现在必须赶紧就走。”他接着说。

他在人群里消失了。朱利把他们领到了汽车旁。塔内弗罗要去他下榻的豪华饭店，谢拉主动提出用车把他捎去。

不一会儿功夫，在黛兰色的天空下汽车就轻快地疾驶在檀香山的街道上了。此时，整个城市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正从从容容地迈进新的一天。人们开始慢慢地活跃起来了，一个小男孩在国王大街的角落里叫卖晨报，一位皮肤黝黑的胖警察懒洋洋地扳动交通信号灯，给他们的汽车放行。欢快的气氛和绚丽的色彩，使谢拉·费恩象所有刚下船的旅客一样，感到眼花缭乱。

“啊，我会享受这种乐趣的，”她高声地说道。“我以前在这里呆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离开了南海使人感到多么宽慰啊！”

“但是，那里的生活充满了浪漫色彩，你说是吗？”朱利问道。

“这是年轻人的幻想，”谢拉耸了耸肩。“我不会打破你们的幻想的，不过，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就不要再向我提起塔希提岛。”

“那地方并不全象书上说的那样好，”塔内弗罗点头附

和。“我很早以前就看出了这一点。我想你将要在这里住一些日子吧？”

“我希望住一个月吧，”谢拉答道。“我想拍两个星期片子，然后休息两个星期。我迫切地需要休息，塔内弗罗。我累了——累了。”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他说。“我有眼睛呢。”

他的确有眼睛，有一双冷漠、敏锐、不安的眼睛。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了司法大楼，拐向凯拉卡瓦大街。

“谢谢你到这里来。”谢拉对他说。

“没什么，”他平静地回答。“我接到你的电报第二天就动身了。我正好也该休假了，你知道，平时我的工作是不待清闲的。既然你需要我，我就一定要来。”

朱利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这个岛来。她说到怀基基温馨的海水，晚间萦绕不绝于耳的民间音乐和街头上从外地来的由彩车和乐队组成的壮丽行列。

“所有这些，”谢拉笑着说，“听上去觉得很象詹姆斯·布拉德肖的抒情作品。”

朱利笑了。“是的，我想我刚才引用了吉米^①作品里的句子。你见到他了吗，谢拉？”

“我遇见他了。”谢拉点点头。

“他真好，”朱利说道。“尤其是当他谈起他干的那一行时。”

此时，高大的棕榈树树丛中露出了豪华饭店粉红色的墙壁，谢拉让司机拐了个弯，把车停在饭店门口。

^① 詹姆斯的昵称。